

吾寐以復醒兮，
亦再蹶以再起。

——選自胡適著《日記》卷三第四十一則「樂觀主義」（民國三年一月二十九日），這天日記上說……

「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卜朗吟（Robert Browning）終身持樂觀主義，有詩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愛之，因信筆譯之曰……

（原詩）

此詩以具體說理之時，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他日當再試為之。今日之譯稿，可謂為我國一譯界新殖民地也。」

胡適 (1891-1962) 譯

Hu Shi's translation

裴倫「哀希臘歌」

The Isles of Greece

裴倫 (Byron) 之哀希臘歌，吾國譯者，吾所知已有數人：最初為梁任公，所譯見新中國未來記；馬君武次之，見新文學；去年吾友張奚若來美，携有蘇曼殊之譯本，故得盡讀之。茲三本著，梁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尚少。而兩家於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瞭然。吾嘗許張君為重譯此歌。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方怒號，窗櫺兀兀動搖，爾時羣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聲相對答耳。全詩如下：

裴倫「哀希臘歌」

斐倫哀希臘歌（附註）

(I)

惟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咏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沙浮古代女詩人，生紀元前六百年，為當日詩界之領袖，所作多綺麗之詞，未嘗作愛國之詩。馬譯愛國之詩云云，豈誤讀 Where 為 Which 耶？

原文第四句：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馬譯「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以二神為兩英雄，是大誤也。蘇譯「情文何斐亶，茶幅思靈保」，上句雜湊成文，下句微得之而晦甚，又無註釋，不易明也。Delos 即 Artemis，月之神；Phoebus 即 Apollo，日神也；吾以羲和素娥譯之，借用吾所固有之神話也。

(II)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

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敘幽歡。

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

歌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此章追思荷馬與阿難（即阿難克利安）(Homer and Anacreon) 兩大詩人。第一句“The Scian and Teian muse”即指二人。荷馬生於 Scios，故曰 Scian。阿難生於 Teos，故曰 Teian。馬譯與「莫說侏侏二族事」云云，故全章盡誤。蘇譯「萃詞與諦詞，詞人之所生」，稍得之矣。惟原文不指所生之地，乃指其地之詩人也，吾故直以荷馬阿難譯之。

荷馬之詩，多敘古英雄遺事。阿難之詩，專言愛情。後世凡言情之小詩作七字句而俳側可誦者，謂之阿難體 (Anacreontics)。原文 Lover's lute。初不專指女子，馬蘇二家都失之。

仙島 (The Islands of the Blest)，古代神話言西海之盡頭有仙人之島，神仙居之。此蓋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III)

馬拉頓後兮山高，

馬拉頓前兮海號。

斐倫「哀希臘歌」

哀時詞客獨來游兮，
猶夢希臘終自主也；
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
吾安能奴僇以終古也！

西曆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大舉西侵，雅典人米爾低率師大敗波人於馬拉頓（Marathon）。梁譯此章最佳，幾令我擱筆。其辭曰：

馬拉頓後兮山谷纏澗，
馬拉頓前兮海波環繞。

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弔。

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原文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乃願望之詞，馬譯「猶夢希臘是自由」，殊失之；蘇譯「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覩」，尤弱矣。

(四)

彼高崖何巖巖兮，俯視沙拉米之城；
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

千櫓兮照海，

列艦兮百里。

朝點兵兮，何紛紛兮！

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馬拉頓之戰，波斯人恥之。後十年（前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見。希人禦之，戰於沙拉米（Salamis）（前四八〇）。波師大敗，失二百艘，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之援師所大敗，波斯自此不復西窺矣。

馬譯：「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全失原意矣。蘇譯「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是也；下二句則雜湊無理矣。

(五)

往烈兮難追；

故國兮，汝魂何之？

俠子之歌，久銷歇兮，
英雄之血，難再熱兮，
古時人兮，高且潔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此章譯者頗自意，以爲有變徵之聲也。末二句蘇譯「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甚，拱手與他人」，全失原意。第二句原文：「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非用騷體不能達其呼故國而問之之神情也。

(六)

驅羣族今奴僕兮，
豈無遺風之猶在？
吾慷慨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魂磊。
吾惟餘顏頰爲希人羞兮，
吾有淚爲希臘灑。

(七)

徒愧汗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吾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
吾欲訴天闕兮，
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
但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吾瘦馬披離之關兮！

瘦馬披離 (Thermopylae)，關名。紀元前四百八十年之戰，勇士三百人守此，關破，盡死之。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
惟聞鬼語，作潮鳴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
嗚咽兮鬼歌，
生者之瘡兮，奈鬼何！

斐倫「哀希臘歌」

此章全取馬騮，略易數字而已。

(九)

吾曉曉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
且爲君兮歌別曲，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
聽其宰吾胸與兮，
君不聞門外之簫鼓兮，
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原文第三四句指一八二二年突厥人屠殺 Scios 城事。此城即荷馬所生地也。貝凱者，(Bacchanal) 賽神之會，男女聚合巫覡舞禱以娛神。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
霹靂之陣今何許兮？
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
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

獨不念先人法摩之誓兮，
寧以遺汝庸奴兮？

霹靂 (Pyrrhic) 源出 Pyrrhus，希臘 Epirus 之王，嘗屢勝羅馬人。
霹靂之舞爲戰陣之舞，如吾國之「武功舞」「破陣樂」耳，蓋效戰陣之聲容而作也。
原文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
極不易譯，吾以「舞之靡靡」對「陣之堂堂」，以曲傳其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之意，蓋煞費苦心矣。

法摩 (Cadmus) 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部，與龍鬪，屠龍而拔其齒，種之
皆成勇士，是爲梯伯之始祖。又相傳法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 (神話)。

(十一)

懷古兮徒煩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憂淚！
阿難醉兮歌有神。
阿難蓋代詩人兮，

裴倫「哀希臘歌」

信嘗事暴君兮；

雖暴君兮，

猶吾同種之人兮。

阿難見寵於希王 Polycrates，史稱其爲暴王。

(十二)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

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

吾撫昔而涕淋漓兮，

遺風誰其嗣昌？

誠能再造我家邦兮，

雖暴主其何傷？

米爾低，英主也，嘗敗波斯之軍於馬拉頓之戰，遂霸希臘。

按此二章蓋憤極之詞。其意以爲屈服於同種之英主，猶可忍也；若異族之主，則萬不可忍受耳。蓋當時民族主義方熾，故詩人於種族觀念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幾爲所掩。君武譯此二章，似有意更易其辭，故有「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云

云，其用心蓋可諒也。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懷！

湯湯兮白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陀離民族兮，實肇生於其間；

或猶有自由之種兮，歷百劫而未殘。

希臘兩大民族：一爲伊俄寧族 (Ionians)，一卽陀離族也 (Dorians)。陀離稍後起，

起於北方，故有白階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獨立之役，修里人 (Suliotes) 最

有功。

(十四)

法蘭之人，何可托兮，

其王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臘之刀；

所可信兮，希臘之豪。

突厥懷兮，拉丁狡兮，
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希臘獨立之役之起也（一八二一），「神聖同盟」之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敵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
此章屢易稿始成。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顧兮傾城；
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此章譯者以爲全篇最得意之作。

（十六）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
狎波濤而爲伍；
且行吟以悲嘯兮，
惟潮聲與對語；
如黃鶴之逍遙兮，
將於是焉老死；
奴隸之國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釋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於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能讀原文者，自能知吾言非自矜妄爲大言也。

所註各節，皆根據羣籍，不敢以己意揣測也。

——選自「胡適留學日記」卷三第四十二則「裴倫「哀希臘歌」」。又卷五第十則「「哀希臘歌」譯稿」（三年七月十三日）中自記如下：

「寫所譯裴倫哀希臘歌，不能作序，因作「譯餘臆墨」數則弁之。其一則

論譯詩擇體之難，略曰：「譯詩者，命意已爲原文所限，若更限於體裁，則動輒掣肘，決不能得愜心之作也。」此意乃閱歷所得，譯詩者不可不理會。

「寫此本成、叔永爲作序，復附君武曼殊兩家譯本以寄怡孫，令印行之。怡孫方在籌款爲學費，故即以此冊贈之。舊稿所得，雖未必能多，然故人力所能及僅有此耳。」

這詩在「嘗試集」中有改動，并有五年五月十一日的「序」。這裏選用原譯稿，因爲原譯稿譯文和註釋似比改稿還好。

大梵天

愛麥生 (Emerson) Brahma 第一、三兩章，以散文譯。

(一)

殺人者自謂能死人，
見殺者自謂死於人，

兩者皆未深知吾所運用周行之大道者也。(吾，天自謂也，下同。)

老子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三)

大梵天

胡適選集

翻譯

胡適著 文星叢刊116

